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五至七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李大任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勲賢

宋特進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實封三千三百户贈少師謚文清程公 元鳳 家傳 程述祖

曽祖諱大圭贈太師魏國公妣謝氏贈魏國夫人祖諱正贈太師齊國公妣方氏贈齊國夫人考諱放贈太師

魯國公妣吳氏贈魯國夫人先公諱元鳳字申甫姓程氏系出重黎氏後伯休父為周宣王大司馬魏有昱吳有普皆以勲勞聞至晉諱元譚者守郡有功德於民詔賜田宅於歙因家焉梁有諱靈洗者積官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子孫蕃衍散處四方獨先公一派留舊鄉故世為歙人高曽皆潛德不耀齊公輕財樂施以行義著鄉閭魯公博學強記工詞賦遊場屋不偶謝去因自號拙菴居士吳夫人臨蓐里人夢所居屋上煙霧靉靆光

怪異常所見或語曾公曰君世修積必生異人先公天
資穎悟甫脫襁褓端重如成人弱冠畢通六經紹定初
元以詩亞于鄉書明年上春官時傳天庠士夜夢登天
者見天門劃開上揭金書龍鳳文采四大字暨省闈揭
曉程松龍第一先公居第二袁文焴第三趙汞第四時
人歆羡謂造物之降任有在五月賜對集英主司憚其
直抑置三等授江陵文學掾至官未幾即捧檄衡文鄂
渚居上客次甫離位迎同僚而上客次屋遽仆闔郡大

叅別公聞之曰即此可知他日遠到秩滿以遏賞循文林郎端平初元八月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中捧臺檄主文清江滿歸道丁母魯國夫人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骨立淳祐初元服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十月除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錄轉宣教郎丁魯國公憂哀毀加於魯國夫人在疚時五年二月服闋七月除太學博士八月除宗學博士以詩禮二經迭講授榮王府王傾心敬待每侍上必稱其賢以講二

經徽章轉二階十一月輪對以天運人事剥復往來之機辨論甚悉畧曰臣聞天之剥而復以陽足勝陰也治之復而剥以陰足干陽也剛決陽也柔懦陰也宣明陽也壅蔽陰也忠直陽也回邪陰也端人正士陽也宦官女子陰也陛下能扶其所謂陽抑其所謂陰則一云為一舉措必以法天為心而天下之治自剥而復自復而泰矣臣請詳言所謂法天者主器之位不可虚也輔弼之職不可闕也君子小人之辨不可不嚴也内脩外攘

之策不可不謹也凡此皆天道也皆人君所當法者也陛下豈不知此為當今之急務哉然天下延頸而望猶未有以副其顒顒之思而反憂世運之日趨於剥何也或者得以妄議陛下容受有餘而施行未力高明雖不可及而剛決或有未至此秉陽之德不能不累於陰也忠愛之意蓋拳拳焉理宗覽之曰言盡而旨遠有古遺直風由是鋭意嚮用六年冬除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春兼權右司郎官暫兼禮部郎官丁丑除著作郎

仍權右司郎官復當輪對歲適苦旱遂先期積忱以天心君心奏疏指陳時病尤激切懇至理宗嘉其忠盡皆和顏受之然於時不無少忤累章丐外七月差知饒州暫兼治事訪民疾苦為政平實如脩毀堞以植侯邦之藩屏置義阡以易習俗之火葬者皆班班可考九年三月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治司歲有冬夏帳銀盞以備使者供張之需先公不受悉舉以補郡積年諸色窠名之欠五月以年勞轉朝請

郎除右曹郎官首拜二疏其一條陳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民生財計兵威六事次言版籍不明稅賦失陷諸事理宗改容曰久不聞卿議論今得此奏愈覺精神由是進用意益堅八月差充殿試覆考官方逢辰黃大任皆出衡鑑下再兼右司郎官十一月乙酉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一再辭不允丞相鄭清之不任事時興池邉蹲不去之譏前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鄭不悅遷二劄二劄不拜命即拂袖去先公上疏極論之畧

云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流暢則四體康強元氣壅塞則百骸受病陛下聖度天寬超越千古危言激論靡不包涵一二臺臣倏入驟出或者疑焉萬一果因言事之失實遂與美遷而斥去臣竊為陛下惜之夫草茅激烈猶賴優容臺臣盡言亦其職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臣願陛下思元氣之所係當使之流暢毋使之壅塞宗社幸甚上意猶未遽回復上疏申之言人主以一身立於羣臣庶民之上以有紀綱維之也一日無是則滅

亡繼之由古迄今未有舍紀綱而能治者邇來一二臺臣不得其言而去陛下未嘗罪所論者遠近觀望艮可駭怪白簡霜凝罪狀暴著縱有回護人誰不知自宜羞見吏民襆被宵遁今乃頑然無知舒徐俟代反揭榜禁臺章之傳紀綱安在乎職司耳目事許風聞掩耳盜鐘焉能欺衆自宜退思内省痛改厥愆今乃公然强辨巧肆詆訐欲以此為鉗制臺諫之術紀綱安在乎紀綱陵遲何所不至臣竊觀乾道八年御史蕭之敏因言事及

大臣除直秘閣司臬江東告詞有曰造滕之辭有犯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哉孝宗皇帝愛惜正人褒寵其去如此此陛下家法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待之敏者待二臣則言路之氣脉不壅國家之紀綱獲振其於治體關係非輕如是而頑然無知公然強辯者尚得以肆無忌憚臣當不避讎怨彈擊以聞由是二豸皆獲收召疏傳四方人士擊節稱嘆曰此所謂朝陽之鳴無愧古人矣十一年今上初臨資善首上疏乞選端方純謹之士

增輔導翊贊之員用重厚篤實之人供給事使令之役庶幾出入起居無有不正動靜語默無有不善不徒曰講讀充員句讀勤習而已二月磨勘轉朝請郎四月進講周易終篇轉朝奉大夫繼以進高孝兩朝日歷會要轉兩階時理宗移卜季秋蕆事明堂先公即祈天以實不以文上疏曰臣聞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何謂本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是也何謂文典章制度鐘鼓籩豆以至登降俯仰之節是也二

者要不可以偏廢然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臣請得言其本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人主一念之微無往而非天也縱肆之念或萌於燕私之時敬畏之心或間於逸樂之際則嗜慾得以干其防便嬖得以投其隙而意未誠心未正事天之本有愧矣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人主一言爲之間無往而非天也好惡之端或不察於嚬笑之末内外之辨或不謹於防閑之嚴則號令易屑於細微請謁難窒於蹊隧而身未修家

未齊事天之本有愧矣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無非承天意以從事而非人主之所私也招徠三聘未能回考槃之歌斥去一鳴適以沮干旄之告顭俊尊帝豈其然乎椎肌剥髓州縣肆無藝之征刋木運材畿甸興無益之役惠民奉天豈其然乎剖符名郡率多恩澤之侯振武清班聮陛姻婭之士天命有德豈其然乎丹書屢挂猥叨麾節之榮彈墨未乾尋賦祠庭之禄天討有罪豈其然乎一紀綱之未振一政事之未醇一施設之未當

皆非所以盡治國平天下之道而事天之本有愧矣臣願陛下穆然而思惕然而省汲汲然而反求戒懼於不睹不聞之地敬畏於立政立事之時不以私而害公不以欲而勝理方其靜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及其動也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則禮之大本於是乎在豈專在乎文哉又上疏言邊備踈畧當思患豫防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繼又上疏言刑獄汎濫鞫訊慘酷囚禁淹延報應稽滯四弊十月理宗親灑奎章以昭光清忠儒碩

六大字下賜縉紳榮之十二年正月除右正言兼侍講

覦免且乞避祖諱旨不允權以右補闕繫銜先公感理

宗知遇思血忱以報首疏帝王格心之學次論華士大

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論文弊論邉儲論

人才論民心論儲將帥救災異皆莫不空臆盡言佘晦

以從父天錫恃理宗舊邸恩攀援以進越次守京畿憑

怙上恩任意妄作三學叩閽上書言狀捲堂而去司業

蔡抗袖劄白堂請罷清議沸騰先公亟草奏數晦罪劾

之奏上除晦大理少卿蔡宗正少卿先公率全臺拜疏乞留蔡而黜晦以安士心尋奉旨蔡仍兼司業晦與郡三學諸生始還十月除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辭不允時蒙古二王爭立朝野皆有敵去而舞之心而臺諫自吳潛之去皆依阿取容先公因進講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非其國之語即草為疏以奏謂今之法家拂士不可謂之有今之敵國外患不可謂之無而通上下皆不知有畏心人心之所畏者理顧堅

聖心之畏以警動内外之畏未幾京城災復上疏力陳致災之原數事乞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野處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憔悴之衆務行寛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則轉危為安易禍為福天下亦尚可為也寳祐初元進講孟子徹章轉朝議大夫尋差䕶試禮閧六月四疏丐祠不允八月累疏丐外不允先公復拜疏直叙久居言責無補涓埃恐妨賢路理宗再三勉留而當揆復將旨副以劄云上眷甚至幸望少留九月

陞兼侍讀甲午除侍御史兼職依舊累辭不允首上疏乞取法孝宗八事末謂人君之學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言薦賢報國前輩盛心久蘊此志猶懼以為近名臣念此而不言無時而可遂歷取當時才望政績彰著者陳昉方岳等廿餘人力薦于榻前後皆卓卓能植立為時名人先公涖職言路首尾凡四載先後凡百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皆足以扶是非之公嚴正邪之限純實明暢的中時疾不立異取名不雠私快已故所彈擊人

皆心服而無怨言其在經帷色溫氣和尤善開導所講孟子禮記春秋三書據經以析理因事以輔治言約義明尤有功於緝熙之學二年四月乙丑除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侍讀亟草辭奏出關俟命降詔不允宰執面奉玉音差官宣諭入門供職朝臣將旨至先公復草辭奏乞照前請畀祠廪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將旨者洊至具言理宗委重之意始勉就職嘗進讀罷因奏外間日來洶洶言宮

禁備衛甚嚴上曰宮庭比有妖氛奏曰陛下目擊之乎上曰朕不見宮人輩見之奏曰妖由人興虎豹九關何自而入陛下鎮之以靜不必張皇宮禁係天下聽聞一語之出百語之訛可不審諸上曰極是六月以磨勘轉中奉大夫九月有事明堂充執綏官上問禋祀儀文中興後視祖宗時何如先公奏曰祖宗時承平日久儀文大備大駕鹵簿凡二萬六千人法駕減三之一小駕減其半可見儀文之盛中興之初草創未遑紹興十二年

始造玉輅明年又造金象革木四輅鹵簿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儀文差畧然祖宗敬天之實則有在於儀文之外者上首肯之西太一宮在錢塘門二里而近實據湖山之會佞臣乆啟車駕游幸而無名因明禋恭謝倐頒肯省日欵謁先公亟草疏以奏曰陛下臨御踰三十年不事游幸天下所共知也雖以恭謝為説然羽衛蔽湖山之勝貔貅嚴郊坰之屯傳播四方但見游幸之疑似安知欵謁之本心是陛下三十餘年之誠心實

德一旦無以取信於天下所失豈小小哉以内地言之年穀幸登而枵腹未飽近寇甫息而瘡痍未瘳以邊陲言之蜀之竹隘雖復而忿兵未退淮之合肥雖捷而哨騎尚留加以窺襄闚廣傳聞不一敵多狡謀巧於覘伺萬一行李之語一傳寧不啟戎心而謂中國無諫臣乎輿論藉藉咸謂陛下因比者總章祼享轉雨而晴喜動聖心遂有是命夫天道難諶禍福倚伏倘喜心一動而肆心乘之則一時降格之可嘉安知無大可畏者繼之

尋奉旨寢其行十一月三奏丐祠詔不允復面申請理宗曰卿留一日則有一日論思之益何屢以去為言朕所未喻三年春除權工部尚書辭不允繼於經筵造膝力奏乞放還山林理宗曰未可見方賴卿毗賛何可言去理宗察先公求去之志堅決御札與臺長云程某議論篤實心事純明獨立無朋不阿不激朕察之熟矣抗疏再三力求引去比於經幄涕控忱辭朕念班行寥落人望無多已勉留之卿宜轉諭同列俾知朕意先公雖感

激上眷而去志未釋未幾復五上奏恪申歸田之請六月丙子依前中奉大夫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先公以祈退得進非其素心一再懇辭愈力批答不允時蜀氛孔熾邊禍復萌義難固辭謝表所謂矧邊氛之未靖正軍實之當嚴必戶牖綢繆而為陰雨之防必維楫備具而圖大川之涉道其實也冬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開督上疏乞用徐敏子易蜀帥用向士璧為鎮撫呂文德上沅靖庶幾能成犄角之勢遏

從其言史嵩之得罪公議忽進職名與致仕先公慮人
疑朝廷將再收用不肯書黄謂宜因其辭免特從其請
庶可以釋天下之疑中條陳財計五事量劑曲當尤為
理宗嘆賞八月乙丑依前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
事兼權叅知政事三上免牘批答不允于時矩堂董公
槐以人望當國先公悉心協賛中外無異論四年三奏
乞祠或與補外不允四月除叅知政事顴免不允先公
感上知遇深厚謂歸美報上莫急於豐培根本故以仁

厚爲第一義七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開國公提舉國史實録院監脩國史日歷提舉編脩國朝會要提舉編脩玉牒提舉編脩敕令提舉編脩經武要畧三上表懇辭不允至形天筆勉諭云親政以來命相凡幾俱多弗績豈但害于其國抑亦累于其身雖悔何追往事可鑒卿清忠素著潔白無瑕當言責非仁義不陳處政地於輔相有補爰置諸右以濟多艱稚宜開誠布公相與脩內攘外痛革蠹弊儀圖駿功先公雖感激

上知然猶懼不勝任且拜且辭周回累日而後治事首摘時政之最急八事條陳以奏一曰正心二曰待臣三曰進賢四曰愛民五曰備邊六曰守法七曰謹微八曰審令畧云臣聞人主天下之主人主一心又人主之主也所主不正則外邪交攻治亂安危於此乎判古之聖人知其然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惟恐斯須不正投隙而來者紛如也臣願陛下持心以敬畏處心以安靜養心以寡欲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上而延洪天命下而

固結人心近而示法子孫遠而垂則萬世皆陛下一心基之矣書曰任賢勿貳中庸曰敬大臣體羣臣此帝王待臣之要道也後世則不然決擇不審任用不專如醫方察脉而雜然投劑肘欲畫圓而掣之以爲方蓄縮畏謹則議其無所長展布設施則疑其有所爲卒之終日救過不暇而天下事亦無一可人意者此固其庸庸碌碌無以啟人主之信心而人主亦何便於此哉臣願陛下思元首股肱之一體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如其非才

以禮退之勿强其所不能如其果賢以心委之勿間之以疑貳勿外厚而内薄勿陰奪而陽予如此則君臣相與之義盡矣自古未有不信仁賢而能國者今也班行寥落殆若晨星臨事須才動憂乏使豈人才獨嗇於此時哉拔十得五實為確論臣願陛下旁搜博采兼蓄並用長於心計者使治賦優於韜畧者使籌邊德履温純者不疑其遲鈍論議慷慨者不惡其矯激取其長畧其短録其功忘其過寸長片善咸得展布則意氣招徠精

神翕聚勢之弱者可使強權之輕者可使重矣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生憔悴而國勢尊安者今邉鄙之民流離奔竄雖嘗蠲租武夫憸人反肆苛征之毒内地之民愁恨嘆息當加撫摩貪官虐吏豈念饑寒之苦臣願陛下嚴飭制閫監司擇其貪黷無狀者條列奏聞痛與鐫斥去根莠所以長禾稼驅狐狸所以蕃雞鶩仁政之行莫此為急國家之財耗於兵者十常七八然伍符尺籍虚額尚多老弱疲癃未聞汰刺以器甲則朽鈍以

武藝則鹵莽以訓習則文具為其將帥者又從而掊尅科斂之無藝平時且不聊生緩急安能效死是真可凜凜也臣願陛下嚴飭諸閫覈實軍籍招收強壯精其器械程其技能而又痛懲貪將之誅求庶乎士能用命可以禦敵祖宗之法昭如日星廢法用例為弊滋甚而廢法之大者莫如貴戚之臨民然分符之初貪庸弗績者猶不逃於吏議今非惟人莫敢議之而反欲議人矣願陛下遵祖宗之法凡貴戚之貪暴者庸謬者悉賦以祠

廪使之坐享富貴其有才而溫良有德而通暢者閒雖遴界以郡符必使內外臺得以公廉察之權庶幾知有所憚而不至倚勢作威戕賊根本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蓋無微而不謹也漢唐以來徒知褻近之可親不知操柄之旁落不謹其微流禍斯慘陛下英明果斷御之有法然道路之傳猶謂蹊徑未能盡窒扳緣鑽刺之習未能盡無微之不謹著將奈何臣願陛下警之以禍福之機訓之以保全之道謹微自守勿與外交無罅可

投趨者自止非特國家之福亦近習之福也君之號令不可不謹陛下一札十行無非軍國大務至於小小武職亦勤内批或謂已失之褻而小吏省札緇黄敕牒亦勤宣諭取索陛下之用宰臣將責之經綸之務乎抑使之為是瑣瑣者乎臣願陛下示天威之尊嚴絶小人之玩褻其於事體大有關繫奉御筆云朕之命相正欲仰成既得其人何所不可覽奏旨哉乃言惟服尚期勵翼其克有勲先公在揆席每事皆存大體不務紛更以駭

觀聽不事矯激以求夸耀惟欲上下相安於無事時敵久蘊窺伺之志前董相當國嘗自請身督蜀師暨次年秋蜀報轉亟荆閫以光棗之警告桂閫以諸蠻之警告理宗宵旰焦勞怛焉不寧先公自念身任大寄豈當以敵國遺君父憂退而討論險要設施方畧調兵擇將峙糧築堡或面對詳陳或手奏潛告莫不纖悉畢舉處置得宜故荆有荆門之捷蜀有苦竹之捷嘉定之捷襄漢之捷餘瑣碎不勝紀乃若修復沿邊城築雖由一時分

閭得人然憂邉思職未甞頃刻置念敵國狄馬思啟封
疆之志已非一日幸頼廟謨深遠臣謀畢獻足以挫其
氣折其萌迨夫還政未再歲而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
者矣史院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久未就先公奏乞專
任尤犢領其事五年春書成上進轉金紫光禄大夫六
月五奏乞祠詔不允初先公之守饒也丁大全為浮梁
令小有才為當路所稱然為人憸黠刻薄先公心薄之
而素性寛涵未甞輙形于言既登政路大全時在栢臺

上疏力詆董相罷之至移臺牒速其行意欲借是以相撼搖賴理宗眷愛深厚且爰立之初不敢遽動未幾大全由諫垣登宥府勢位相軋自怙以其術得君志溢氣驕好淩駕人至與同列爭事交臂於中書堂觀聽為駭先公覩其所為益強悖知難與共政而其議論間孕顧咼席之意累露理宗雖察察其機狡然小人易進難退惟思亟去以避之十月五疏丐祠理宗親書勉留有云荐省來章足覘雅志一身之計綽有餘矣萬幾之務誰

與共之決當留行勿復有請先公去意雖久決然感理
宗眷留終始不渝未敢遽然舍去復強勉就列六年春
又五疏匄祠理宗諭留益至有云諉之以疾則卿氣體
方剛酬酢有餘裕慮其不善後則卿表裏純一何瑕可
指決不容於勇退宜悉付於忘言為朕勉留深所望也
四月逾月不雨力以爕調失職引咎上疏力乞解機政
上詔留數四復有云朕以十三相而得卿卿不二年而
舍朕豈人情哉自是不敢疏辭但引先朝宰臣趙雄奏

曰頃歲宰相罕有善罷大者竄小者逐願及宸眷未衰畀以藩服使天下知宰輔中亦有保全者孝宗皇帝感其言而從之臣之才力雖不逮雄陛下聖明視孝宗若合符節是用游瀝愚衷頻瀆天聽然癯羸多疾不敢如雄求畀藩服但得解罷而去從事藥裹實拜君父保全之賜由是天聽為動知先公去意已決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内帑出金器精縑薰茗殽核以寵其歸蓋理宗自端平以來眞相凡十三進退純全者

自范游後僅先公一人而已得政纔兩年朝無異議民無疾呼雖外視之精采若不快人意譬如服參苓之劑豐培滋養其於元氣所益多矣四上奏歸閭鉞上亦閔勞先公七月依前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退居兩年惟以書史自娛世間嗜玩無足以動其心幅巾藜杖逍遥田野間行道見之初不知其為宰輔居第簡樸門外田數畝躬課家僮自耘耔示子孫以穡事之艱每遇舊交故屬踵門從容延欵或談論竟日一語及時

事異同必咨嗟審問憂見顔色葢身雖江湖而心實宗
社也理宗念公逾篤凡生旦宣賜銀幣未嘗少替始終
眷遇如此詎意大全柄國蔽天聰明任私滅公醜正黨
邪釀成鄂渚偷渡之警内阻外訌上心怛焉不寧首頒
天詔問計策先公即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及團結民兵
數事以奏理宗親書一再褒嘉最後云覽卿所條邉計
備見忠懇助朕憂勤便當衆酌施行嗣有所見陸續以
聞次年八月壬寅詔依舊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大

使四上免章不允凡三頒奎札勉諭至謂其以八十餘
老猶為朕出撫七閩卿六十乃以老病言過矣幸無遐
心以副延佇先公知上意堅確不容牢辭遂勉一出至
郡訪求民瘼稽核餫事首務行寛大少蘇疲瘵手疏乞
增糴減數前妝希求望外恩賞取六邑籍版紛更之號
修明局歲增解農寺米五萬石以無為有獵取美名曁
農寺索償則移補塞責先公惻然慮後來者長此不已
吳民愈不堪命疏豁除之先公以糴事數足而郡政粗

脩累疏丐歸詔不允十月拜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
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疊騰免牘天使馳奎札諭旨復上
疏懇辭旨特給假兩月三年六月詔疾速赴闕復三拜
疏控辭旨特依所乞免兼侍讀宸翰褒諭云卿學重
德簡在朕心延佇肯來庶資啟沃累詔趣發辭則如初
陳情既真高節難挽勉遂雅志俾奉外祠少須康強嗣
有光寵景定五年五月再任醴泉觀使咸淳初元以今
上登極恩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

吉國公辭牘方上而臺臣論列之疏下矣旨依舊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六月四拜奏乞致仕不許四年四月罷醴泉觀使逾年驟感寒疾遂致其事旨依所乞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時五年三月也自同簽樞密院事以後除拜極恩加食邑至八千九百户食實封三千三百户階官回授者五丙申薨于正寢距生慶元六年十二月甲申享年七十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特贈少師謚曰文清前妣吴氏先公二十七年卒贈

周國夫人繼妣汪氏先公八年卒贈漢國夫人男三人象祖故朝奉郎直祕閣知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先公七年卒述祖承奉郎待銓崇祖承奉郎待銓竝與江東漕選女一人適奉議郎通判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羅爵孫男二人梓承奉郎待銓與兩浙漕選桂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吳克紹次未行述祖等將以咸淳七年十月忍死奉柩葬于歙西古城闕去所居十里而近遵治命也公朝特差脩職郎汪儀鳳

護葬事如舊典禮先公氣貌冲粹襟度寛夷不為町畦峭塹待人遇物春風藹如然胷中涇渭甚嚴短長輕重寸量銖較猶黒白鑿鑿乎不可亂平居退然一儒者言若不出諸口及臨决大事雖千條萬目紛錯于前審義之得毅然自任如山嶽之不可移既成則了無矜伐色其於兵也非所素練當邊疆繹騷審計熟慮動中事機雖老將宿校所不及中保任一二將帥尤脗合衆心其於財也率裁以義遇調度繁興紓匱支乏桑劉之所縮

手而處置裕如也援引天下賢俊雖採奇拔萃惟恐遺才而人不知所從來至有終身不識面者尤愛惜公朝名器故姻戚交友無一人敢萌意外希求者門雖無我而限界肅然一恩舊子未學製干謁求貳令先公謝之曰除受須由資格其人再三請不置且以先世為言公曰先大夫疇昔以某粗知恬退故相薦今所求似躐次豈先太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其所不敢也其人雖不滿意而去然未嘗不心服其公前任言責所嘗

論列後居政地見其可用未嘗忘薦拔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以故多致通顯一郡守舊名在白簡廢錮累年一日至闕自陳以先公輔政瑟縮不敢進朝行語其故且教其來謁一見即問其出處守方起謝先公曰吾豈敢以一眚而棄人幸無疑守感不能言泫然出涕尋得郡去守亦知自新焉其胷中洞達不滯於物如此重惟早歳奮跡韋布無尺寸援蒙理宗不世之知任言責歷禁途至登庸愚揆三十餘

年眷遇委任彌久而彌篤朝野曾無間言中值憸人擅朝翩然如冥鴻之舉雖於報國之忠未克殫竭然於見幾之智亦可謂無遺矣恭遇先皇更化聖上嗣政天下清明一旦不幸物論倏興幾至求全之毁向非天朝力扶公道察其心跡無他則未必得為太平幸民全而歸之也初薨之日堂奠之文曰幸而邪正之不相掩亦不幸而出處之適相值當時指為名言云自號訥齋居士有訥齋文集經筵講義奏藁制文詩記凡若干卷嗚呼

痛哉尚忍言之哉重念述祖等不肖不學智不足以揚前先文不足以發潛德謹瀝血以序始終大畧行事如前百拜乞言于當世之大君子尚惟仁慈與惻哀其惸惸詮次而賜之狀俾得藉手告于太史氏豈非不肖孤之幸願儻九原有知必與增榮感焉咸淳七年月日孤子述祖等泣血百拜謹書

右文清公家傳後有鄉先生唐子儀跋語公凡兩入相前沮于丁大全後扼于賈似道公子述祖為此傳盛言大全而不及似道止云臺臣論列者是時似道方柄國政故也唐先生跋語亦未深考恐讀者致疑于此故表而出之

大元勑賜故翰林學士承旨贈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程公鉅夫神道碑銘

危素

延祐五年七月丙子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程公薨于建昌里第泰定二年贈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至正十九年四月甲子丞相太平以公事世祖皇帝盡臣道宜賜神道碑銘有旨命臣素撰文臣雍書丹臣伯琦篆額臣素謹按故

翰林侍講學士臣徯斯所具行狀及聞諸故老言而序次之公諱文海避武宗皇帝御名以字行曰鉅夫姓程氏其先周成康之際始國於程子孫因以為姓宣王中興有賢佐曰伯休父春秋時有趙氏忠臣曰嬰西晉循吏曰元譚為廣平太守持節新安因家焉其後自歙遷休寧至公高祖有興徙居郢之京山曾祖子明又避兵武昌卒葬其境皇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楚郡公謚安僖妣姚氏追封楚郡夫人祖德秀自武

昌東上彭蠡寓龍興吳城山宋擢宣義郎僉淮西壽春二帥府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楚郡公謚簡懿妣李氏追封楚郡夫人父翔卿朝列大夫管軍總管累贈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孝肅母李氏累追封楚國夫人公生宋淳祐九年四月十七日生而目光如炬識者異之宗老若庸為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公與翰林學士吳澄從之講學德祐元年季父飛卿以軍器監知建昌軍事公侍孝肅公奉大母李

夫人就養未數日我師至城下建昌內附至元十三年從季父朝于開平遂留宿衛授以宣武將軍管軍千户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召見香殿世祖問宋何以亡對曰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不仁宋非不仁權臣賈似道誤之也問似道何如人對曰當其為邉臣是一似道也及為相又一似道也天顔甚悅命給筆札書其辭即御前以銀盆漬墨書二十餘幅以進深稱上旨問今何官且諭近臣曰斯人相貌應貴聽其言聰明有

識人也諭公曰國政得失朝臣邪正卿為朕悉言之公頓首謝曰臣疎逺儒生蒙被知遇敢不竭駑鈍以報明年授應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又明年進修撰又明年陞中順大夫秘書少監尋遷集賢直學士中議大夫兼秘書少監條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士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置考功歷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祿皆采行之二十年加翰林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改集賢直學士進階少中大夫入見首請興

建國學又上疏曰臣聞治天下必用天下之才故曰旁招俊乂又曰立賢無方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南北南北人才視同一體若有所偏主有所遐棄此羣臣之故計非陛下至公之心也明詔屢下一則曰求賢二則曰求賢而能以賢才致之陛下者幾人出使者止以卜相符藥工技為賢才此何謂也且使有識之士得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未幾復上疏曰國家自平江南内外百司皆參用南人惟

御史臺按察司獨不參用臣不知其說也南北人情風俗不同若欲諳悉各處利害須參用各處之人況江南歸附已十餘年而偏遠險惡之處盜賊時時竊發雖由官吏貪殘所激亦由臺憲按問失職致然按察司官名為巡察其實未嘗徧歷止於安靜之地遷延翱翔至於偏遠之處曠數年未嘗一到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控訴激而為盜官吏反欲並緣虜掠民之被害何可勝言行臺按察司之設正欲察訪利病中丞察使以下並宜

公選南方耆德清望之人與北方官員講論區畫庶幾諳悉江南事體周知遠人情偽內臺中丞至監察御史亦宜參用南官以備采訪事下中書集議集賢大學士阿嚕威薩里等請如程文海所言遂拜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仍詔求賢江南初詔令皆用國字至是特命以漢字書之世祖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又薦趙孟頫萬一鶚余恁張伯淳凌時中胡夢魁包鑄曾冲子孔洙等二十餘人皆立登清要之職還

都宮門已閉叩閽暮見世祖聞之喜甚不覺起立曰程秀才來矣陳民間利病五事超授集賢學士仍居行臺時宰相僧格顓政中外岌岌二十六年公復入朝奏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丞相陳平對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内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今尚書省惟以鉤考錢

穀剥害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
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
權罷言利之官行卹民之典於國為便僧格怒羈留京
師不遣凡六請加害世祖察其忠臣不允已而僧格敗
世咸服公之敢言公還行臺二十九年召公與胡祗遹
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十人
赴闕賜對三十年授正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
使悉召諸吏諭之曰治人之道由自治始若等能不竝

緣為奸則貪汙將自戕矣有違吾言必懲無恕上下為
之肅然剌舉屬吏尤加之意不以微罪棄人於是相率
改過為善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首治行省平章家
奴為民害者民大悦歲祲以周歲廪禄賑之八年召為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加商議中書省事集
議恒暘暴風之變公承詔上言五事其目曰敬天尊祖
清心持體更化皆切中時病十一年授山南江北道肅
政廉訪使復留為學士加正奉大夫至大二年銓選湖

廣行省明年復持節山南又明年仁宗即位召公與李
謙尚文等十有六人赴闕賜對便殿移浙東海右道尋
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皇慶二
年大旱以桑林六事自責應詔忤宰相意翌日勅中使
持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
無隱議行貢舉法公請以朱文公貢舉私議損益行之
經學當祖程朱傳註文詞宜革宋金宿弊此詔實公所
草進階榮禄大夫屢乞歸田不許延祐二年得末疾勅

近臣撫問勞之曰卿先朝舊臣素稱忠直宜強飯善自
調攝以副朕心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養請去益
堅明年得吉南還加光禄大夫賜上尊麗錦勑朝臣祖
道文明門外行省有司常加存問年七十薨薨之明年
正月庚申葬南城縣可封鄉繞堆大磐山之陽娶徐氏
先卒追封楚國夫人繼俞氏封楚國夫人先公四月卒
子男五人大年承德郎撫州路金谿縣尹兼勸農事卒
贈奉直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飛騎尉建昌縣男大

光卒大本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卒大來大觀將仕佐郎建昌路南源務稅課使司提領女四人長早卒次適國子生聶公晉次適饒林幼適江棊孫男十三人世昌奉直大夫揚州路崇明州知州兼勸農事世臣進義副尉武岡路武岡縣主簿世延國子生世忠世京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世良世師世郢世德世宏世禄世哲世濟女若干人曾孫男十八人嗣光嗣英嗣禄嗣乂嗣原國子生嗣遠嗣淳嗣真

嗣德嗣晉嗣瑊嗣肅嗣陽嗣良嗣畏嗣傒嗣賢嗣應女若干人玄孫位育琮璘瑄公博聞強識靡不研究居家庭以孝聞待宗族親戚朋友曲盡禮意救人急難捐帑發廩無吝色嘗曰士生天地間當以濟人利物為心奈何瑣瑣以自厚一身為哉及臨大事決大義凜然不可奪世祖賜地一區於安貞門俾居之公題其室曰遠齋取易所謂遠多譽之旨至元中立尚書省以公為參知政事又命為御史中丞皆固辭不就至大中特贈謚父

毋界大年官仁宗每呼程雪樓而不名蓋郢有白雪樓公嘗取以自號示不忘其本云勅待詔畫其像儒臣纂賛錫賚無虛歲賜歸之後猶命詞臣譔世德之碑其遭遇亦云盛矣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詞章議論為海內所宗尚者四十年累朝實錄詔制典册紀功銘德之碑多出公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善大字每接後學才藝之士歎賞獎進或為之築館授室有終身留客門下不去者所薦士後多為名臣建昌城

西十有五里曰麻源第三谷晉謝靈運遺跡在焉公作
山房藏書閒則擕賓客燕遊其間或幅巾藜杖獨行田
野與樵夫野叟相問答縣小吏馳馬値公城門怒詬公
守城卒擒吏送公府公命釋之人服公之容德云臣素
昔備官史舘論著公事今乃顯被明命非直發公之潛
德亦使天下後世知我聖祖得人之盛嗚呼懿哉謹拜
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混一之盛若稽至元大帝御極俊乂飛騫諤諤程公蚤

起南服宿衛禁廷眷遇彌篤令聞令譽館閣迴翔敷陳時政用戒苞桑皇有萬方莫非臣妾立賢無方庶政斯協臺府穹崇冠于江東往貳執法亟蘇瘝痌共雖在朝星馳入奏指佞觸衺讒言洊構克知灼見維帝聖明繡衣持斧憲度肅清召還詞林為國著蔡桑林之事引古進戒從容奉身歸老丘園百辟祖餞錫賚便蕃碧澗紅泉公所游衍魚鳥相忘放懷高遠侃侃正色功在四朝贈謚之腆式勸臣僚可封之鄉大磐之墓子孫來瞻春

雨霜露樹碑神道制命廷臣金石不朽永昭皇仁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五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勲賢

朱學士升傳　　朱同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黄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子常往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内艱後四年

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蘄黄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户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于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宸翰書字賜焉嗣

後連歲被徵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聖上肇登大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為學即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工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泝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

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禄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箋注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絫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説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

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旣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藴者以此此學道之

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説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説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竒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藴則又列于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

熹既没之後門人語録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説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鈌而正其僞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説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説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茍合今不能悉録平生處已以儉

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隣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茍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于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録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奧義葬書之説皆有紀録玆不盡載其在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于家

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

制朕聞洙泗集羣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内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超躋禮法之場起卓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于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聞基以來歲每徵聘𢦤𢦤束帛為矜式於國中青青子矜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〇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宫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官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

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洪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之升字允升徽之休寧人師同郡陳櫟博洽羣書隱居石門王師下徽州被召見數承顧問及上即位授今官至是以老致仕歸石門後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注注解及書傳補正輯註傳於世○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陞吏部司封員外郎朱同為禮部試侍郎同翰林學士升之子也○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等襲衣

詹承旨同傳

王景

詹承旨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元奎章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之子妻之舉茂才異等為郴州路儒學正遇亂因家黄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歲甲辰王師下武昌同見上上厚待之還京授國子博士遷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七月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七年五月命致仕勑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劒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羣英

以圖至治凡二紀于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爾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任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及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究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趨走之勞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丙午年四月庚寅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

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吳元年四月壬子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不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洪武二年二月壬辰詔以直學士詹同爲侍讀學士○○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御史中丞劉基言於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三月戊申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

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文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洪武六年正月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洪武六年四月丙辰以詹同為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歷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

士朱右趙塤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同纂修鄉貢士黄昶國子生陳益賜等謄寫○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歴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上日歴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寳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録之隨類增入○戊午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僉

都御史詹徽等襲衣○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僉都御史詹徽為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七月上以左都御史詹徽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以太子洗馬詹紱為尚寶司丞紱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徽之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以詹徽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大誥都察院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者異同下人所事亦異同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所役之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蓋不得肆其貪有若是其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其人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少不足屢被小人相累陷極刑者二三朕深知其德宥而弗罪以眷其德也今奸人小人不然徽剛則誹訕淸朝鐸重厚無疵其奸人小人反謂懦而無為一切行移計稟皆舞文弄法以愚之賄賂公行鐸無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泉其德海容其物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此邪

資德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楊公寧墓碑銘

彭時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歙縣楊公卒于家又明年庚辰其弟宜之子埏會試來京請於予曰先伯父歷仕于朝幾三十年功名事業著于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後世而缺焉敢以為請儻畀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既因授予狀按狀公諱寧字彥謐姓楊氏世為錢塘人高祖世隆元教授曾祖本仁祖

源俱隱德弗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官徽州府學教
授因留家焉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父引至膝下口授
以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語孟十一而能屬文
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鄉試兩赴會試中乙
榜不就宣德庚戌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一人尋詔歸
進學壬子赴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
正統乙未麓川宣慰思任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
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公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

人欵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衆謂公迂檄令督運于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焉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賞特陞郎中嵗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公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畧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如雨

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公曰賊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孟鼒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為死鋒鏑及墮崖溺水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于奉天門賜公白金楮幣拜刑部右侍郎壬戌丁毋哀夫人憂甲子奉命叅贊雲南軍務至則練

兵伍督屯耕興利去害不以私撓而於懷撫遠人尤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嘗効力隨征公於是請置隴川宣撫司以恭項為宣撫用旌其義民夷悅服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上命公往城或謂公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遑卹其他即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有五日而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為文刻石紀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賊

首逆于緬至是公以城完民且効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鋭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哀求出賊自効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寅侍郎倭璉代公還朝丁夘暨戊辰春上以清明謁祭三陵俱命公留守未幾閩浙廣東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寮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公廵撫公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

避不敢犯公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徧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奬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還京奏對稱旨有金織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毘陵胡公協心政務濟寛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於步履調南京刑部示優禮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用寛恕民以不寃蒙贈曾祖祖父俱尚書曾祖妣妣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訃聞朝廷遣官賜祭營葬以是年

十二月十六日葬于一都之金山下配曹氏封夫人無子子宜之次子埒如已出側室吳子二人長堨以公平南功授徽州衛世襲副千户次城女一人俱幼公天資孝友年方十四適其父教授先生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遘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殮無不致謹扶柩歸葬于錢塘不憚險遠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謹甚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而仕何恃以爲

養邪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始終待鄉黨朋友一以信義事上以忠蒞政以勤臨民馭衆嚴不刻寛不縱所至有恵于人而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衆中出言清辨有條聽者忘倦故識與不識無不稱道其為人而慕仰之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自少即馳名場屋所作諸文有白雲稿卧雲稿藏于家公弟宜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今為廣東按察副使其子埏景泰癸酉鄉貢士科第蟬聯實公啟之而

埏又知為公不朽計可謂不負所教已銘曰

緜緜楊宗世德遠而再仕于外不大厥施委祉儲祥而公傑出磊落其才沈厚其質乃雋賢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馳清譽滇南徼外蠻寇縱横再征以師而公在行協力贊謀妖氛斯滅終鎮以靜遠人慕悦岌岌江右與寇為隣天子慮微命公撫廵公於為政春生秋殺民以不恐亦懷其德累玆勞勤正位六卿鴻聲駿望洋溢二京歸日幾何而遽長逝壽雖弗延名鮮與儷金山之

麓高墳峩峩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　信墓誌銘

劉翊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于其生加以寵秩于其休褒以

璽書于其没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嘗聆先生一日之教玆墓中誌銘敢以為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彦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策可考高祖諱調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為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社壽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

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已巳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敵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鋭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馬敵人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鏜援敵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册

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中辛未九月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泰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䘏今故為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

至今能道其事㑹以憂去轉四川分廵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黒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為太僕卿遼東廵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賜敕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衛有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

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諜報李來聚衆欲入寇公自率師廵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昺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盧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欽堂上官廷臣

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于兵部又轉左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畨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鵞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

姓土猺之附于賦者還師撲之未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癉癘薦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

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公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匆久安于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壎圻塏

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甦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畧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䘏振援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

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魏科膴仕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邪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藏于家銘曰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

昭襄毅科第高登祿位馴致兵刑聿司留後是寄果哉
襄毅衆方棼棼我獨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
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
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
始令終皇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六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風節

宋諫議謝公泌墓記　　周叔虎

叔虎來新安之初年嘗遊問政山於興道觀之左見有墓焉區落僅在而表識不存諏知觀事駱如石曰國初謝諫議也求其詳而不可得問其子孫則曰久無人至觀舊有遺田數十畝爲黄冠香火費故歲時祭奠觀中

不敢缺嗟夫諫議官至四品不卑矣且死未甚久也湮泯無聞殆中經大兵毀蕩又世次渙散以至於斯歟後二年偶得羅使君新安事實而讀之則諫議行狀班班籍中反復敬觀其高風峻節乃如許因舉本末於太守趙寺丞師端是可不以其狀鑱之堅珉植之墓左以發其幽光於幾墜哉歙宰孫評事涇傍賛之曰請任其事於是據依事實而勒諫議行狀於興道觀焉嗚呼昔東坡敘王元之畫像賛之曰想其餘風遺烈願為執鞭而

不可得諫議當時議論從容有禮差似元之不然則我太宗盛徳而諫議以直被稱奬庶幾汲長孺流輩此又似東坡擬王元之事也有人於此而澤及五世彼蒼誠不可詰若夫尚賢崇徳無間今昔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書而勸之亦揚善之意也嘉定乙亥秋七月望日泗人周叔虎謹書

謝諫議傳

羅願

謝諫議泌字宗源歙縣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孫

少好學有志操賈黄中一見奇之謂人曰此子才器不羣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川綿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集為四庫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兼知集庫淳化中王禹偁請羣官謁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時接見以防請託泌以為若此是疑大臣

以私也夫以萬機屬任輔臣非接見賓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候見而咨之曽無觧衣之暇古人云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上覽疏嘉歎從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泌以為不當施釆繪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蓋拜左司諫賜金紫并賜錢三十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自竭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

爲詩閲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特預召自是爲例未幾爲三司鹽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爲使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即位改主客郎中知虢州在郡上疏以爲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熙末年趙普嘗以此獻先帝深以爲然俄命普入相尋普病北兵擾邉未及施行今北兵已息繼遷請命正是行此十事致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不用小人不

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術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深責平城之事至弱也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晉用景延廣之言以絶和致天下横流豈得為強鬧其所貪嗜者禽色利欲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弭其心又自古輔佐聖明建萬世之業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為之也願陛下察此則纖人不敢萌心大賢得以畢力矣疏奏上頗嘉歎後知福

州代還民刻石于所經之橋名曰去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曾不過數人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旦即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泌暇日小車從數吏渡漢水至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為時名臣西祀還授泌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盥沐巾褐端坐而終身不敢側時年六十三歸

葬鄉里錄其子衍為太常寺奉禮郎銜為將作監主簿

汪推官汲傳子奕 褒　　羅願

汪宣德汲字子遷績溪人年二十登嘉祐中進士第嘗為慈溪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為疏導溉廢田數千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鞫賛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者百餘多病疾汲解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為佛齋以報性潔廉與物無忤而政稱彊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詞賦取士奕尚

少試太學即為其第三人與弟襄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為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憲使欲寘之極典爽以為狂疾奏上果貸死使者以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游上庠商河常璇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仕為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為兵曹薦其文史足用詞有古風書遺朝士言不喜為宣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襄在太學有詔擇内舍生為使臣學教諭以教諸小内侍大司成汪澥以襄名聞時梁師成為提領

方貴寵見褱頗禮憚會褱以内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於上有旨特免褱自陳願得退舍不可以褱故亂學校法上使小内侍從褱學者押赴内舍竟不就及登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褱自言處學校乆方欲試吏州縣不願在冊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寖怒語人曰彼耆儒也詎敢涚之至是秩將滿有内侍為走馬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官被鞫或言師成有力馬後改宣教郎押白金詣契丹用其國權衡虧其半契

丹慾同行皆股栗襄徐辨竟得直嘗作弔陶朱西子賦興寄高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登第安世資端厚教後進有法宦不遂卒安行篤行義能官為金華守

王修撰愈傳　　洪焱祖

王修撰愈字原道初名悰婺源人少敏悟年十四試于國學以腐草化為螢賦擅場冠多士後登第仕所至著善政令建昌歲饑民聚為盜立法賑濟所活數萬人諸司取會以功列薦于朝徽宗命中書籍姓名政和二年

任滿造朝賜對垂拱殿稱旨御筆改賜今名命知信州賜銀緋奏乞回授父汝平有旨王愈父子並賜銀緋後不許援例宣和二年十月睦寇倣擾東南陷杭睦歙處婺衢等州即乘勝犯信愈奏用鉛山宰王舜舉監鑄錢高至臨同治兵事賊攻城不得志稍退屯柳家都至臨率銳士銜枚火其營賊狼狽走愈縱兵鏖擊大敗之縛其偽統兵賊逌去上降詔嘉奬除秘閣修撰賜金紫愈奏疏極言憲臣張苑閫帥韓玘等縱賊之罪時王黼當

國舊與愈有隙掩其功改知嚴州上尋悟使還信州愈至築二室於城隅扁以示喜後樂摘詔中語也内翰龍溪汪公藻為之記四年王𪩘猶娼前功乃諷御史擊愈張苑輔以羅織坐是竄逐高宗中興呂公頤浩首以愈為薦盡還舊秩紹興二年起知無為軍半載以老上印綬歸六年卒有文集若干卷

炎祖按大監王公炎序文謂信州之功當羅端良修新安志時公之子孫不以告端良遂畧而不書求之國史徽宗帝紀於公破賊一事不書方臘傳中首敗於信一節亦不書蓋王𪩘用事於内固娼公之功童貫總兵於外又欲自專其功史臣固無得而書也新鄉貢進士

王儀曰事固有晦昧於當時而暴白於後世者天理不可誣也宣和迄今百八十載郡志一再修而信州之功終不可泯後之覽者知天定之可恃慨忠義之難磨亦名教一助云○靖康元年九月一日徽州免舉進士臣汪存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良弓可以得高鳥良狗可以得狡兎此雖古人常談深有比況乃者北師深入四方洶洶尚賴皇武折衝樽俎致其請和然要我金帛欲我土地欲割河北之三鎮春秋城下之盟其屈辱亦不過如此然則選將帥繕甲兵正時務之所急者士有志謀而無忠義則不足以與有守有忠義而無智謀則不足以興應變惟兩者無備然後為全能切見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前知信州臣王愈於宣和二年睦賊肆兇居焚郡邑首自浙東一搶而杭衢無全城次窺江左而徽為炎爐信居江浙之交顧視四隅皆有寇盜愈於是時躬先僚屬丁寧訓諭痛切效死又令邑之豪右傾倒廩庫募民之勇悍者使之披堅執銳以

自保衛塹山為阻依水為池賊之屢至觸藩自退是以千里耄倪咸賴生全朝廷念其功多進加爵秩方慰與望乃以屬吏訐其微纇斥逐遐裔昨蒙恩貸復歸田里岸巾杖屨怡然自適曾不以得失毫髮繫於胷中此其所養有大過人者矣況其忠義智謀彰彰著人耳目所不可掩者如前所謂乎側聞樞密元帥以上將軍印親整六師城彼朔方意曰復我河内故壤歸我皇弟肅王天神地祇祖功宗德宋興二百餘年威靈昭格堂堂大陣兵出逾時即日凱旋燕喜受祉在此一舉天山三箭未足道也而汾晉左右正當兵衝邉防最為國家大計不可不深思熟慮敢問今日之事如何安集使無侵犯如何備禦使足財用如何訓練使士卒足以應倉卒之變如何繕治使器械足以剸犀利之美又能備知山川之險要風雲之妖祥其威武彈壓能服士卒之心堅壁清野可不戰而屈人之兵臣意愈忠義智謀足以及此陛下試舉而用之置之邉庭畀其所短委之不疑不惟

汾朔一方陛下可以安枕無憂將見天下之士各奮其勇為陛下爪牙如周宣王中興可以復形容六月北伐之篇於靖康初紀然後知草野儒生言有可採者祁奚論薦舉其慮有三曰茅曰親曰偏臣於愈雖無是三者念臣與之同里閈知其人為尤詳當陛下求言之始故敢為陛下言之如以言官論列其過有不可恕使魏尚無辜不能見雪於馮唐陛下仁愛周物可不以文帝為念哉干冒天聽誠惶誠恐百拜謹言○朱大同續志王舜舉字伯俞祁門人登紹聖進士第仕至信州通判時青溪洞方臘反侵州公伏兵大破之追至衢州寇平入覲授朝請大夫直秘閣賜銀五百兩絹五百匹以旌其功尋除江東提刑卒贈太中大夫○按汪龍溪信州二堂碑云舜舉與愈竝有禦盜城守之功故附見焉

黃侍御（祿光）傳　　洪邁

黃侍御祿光字元暉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
太學有聲四試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
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
理閱獄囚枝蔓者一夕遣數百人通判以為疑視牘無
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
又以薦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為左司諫以言事忤
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侍御史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
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郊祭百官饗饌用羊

數萬屠割烹煎腥羶淋漉請竝支食錢以稱嚴恭之意

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録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

書丞葆光論良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

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爊隙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

不絶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擕族帳來

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禄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

之華省因列五害以防微為戒條三省樞密院吏非元

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革之省費月數萬因請吏中外

引例破條及無條制直陳乞者令各守成憲又言君尊臣卑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抗引洪範威福剛柔之説以為威福之柄在我和而順者克之以柔強而弗助者克之以剛用剛克則沈潛之於内所以制姦慝用柔克則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勢馭人羣而莫敢攖者以此徽宗令左丞讀其奏於殿中以示大臣知兖州方邵輙至國門求赴堂禀議禄光奏請重竄之上悦面諭曰未

嘗有人敢言此者又論崇寧後增置燕局之費有百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藉藉上疑不可行祿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制造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裁定稱上意者他日因雨澤愆期奏對言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燮理今師臣蔡京開僭擬之路負委任之意啟跋扈之心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而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州安

置宣和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主管江州太平觀其謝上表云言之未盡悔也何追四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僦官地居者至是豪右增直強請祿光至悉按治如舊輸賦閲因每事經意為建學請監書閲二歲除直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動顔色没之夕家未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祿光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隱諱博涉經史又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賙親舊為嫁女奉喪家無所餘郡

人斂賻五十萬子由中卻而不受相與述其勤事感疾之狀訴于朝得官一子

青溪汪先生革傳　周彥約

先生名革字信民臨川人（先生本越國公之後自歙遷臨川）性孝友家貧好學三舉於鄉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甲科常以為科舉壞平生志氣分教長沙帥張公芸叟待以異禮從而受學丁外艱同寮醵金為賻辭不受令家人毋持官下一物行見其妻所置錫水壺愀然曰以是汚我投之

江中及為宿州教授滎陽呂公希哲見之以比黃憲茅容與其孫本中琢磨尤莫逆傍溪築室取少陵移居詩扁青溪堂蔡氏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周王宮教召不就曰吾異時不欲附名姦臣傳復為楚州教官卒年四十生平深厚不伐無辭色可見稠衆中似不能言賙親友之急解衣推食無難色嘗謂人能咬菜根何事不可為其學欲明善惡別是非張右史耒陳司諫瓘游漢陽皆愛敬之及卒滎陽公哭之慟且銘其墓詩在江西

泒有青溪類藁論語直解行於世淳熙丙申太守趙公
為繪像於溪堂合祠於學弟萃字叔野篤學有守喜為
歌詩東萊諸呂氏豫章諸洪氏競稱之與二謝尤親厚
取昌黎語名齋曰歸愚登建炎二年丙科歷洪州司理
帥李公回趙公林皆禮以上客轉分宜丞御史李宲宣
諭江西至袁一見曰聞君賢德久矣舉清白第一卒年
七十三有歸愚集姪孫大經字淳夫博學多聞嘗裒溪
堂師友尺牘及著臨川耆舊傳人多稱之

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

汪若海

公諱叔詹字致道新安歙之平遼鄉新平里人曽祖承吉祖瀚皆以隱德終考世基故任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累贈至右中大夫妣太令人鮑氏公少齡警悟博見彊志屬文無險易操筆立書未嘗起草以故弱冠擅庠序聲崇寧四年㑹試鄱陽以第二人與計偕次年春登第授將仕郎虔州㑹昌縣尉未上改宣州州學教授秩

滿轉從事郎移鄆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宣教郎朝廷行
三舍法專用經術取士禁絶蘇黄之學公大好之竊玩
其書故為文雄邁不羣政和六年至京師求試詞學兼
茂科考官第其文入優等宰相見之謂有蘇黄氣懼變
一時文體斥不預名拜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成資罷
宣和五年春有薦公文行者除太常博士是年冬始至
京師供職轉奉議郎契丹大將軍郭藥師來降有寵命
為燕雲招討使公奏疏言夷狄之人狼子野心自昔臣

畜而親暱之鮮有不為患者獨不鑒梁侯景唐僕固懷恩之亂乎景以反虜歸梁意在逃死一旦猖獗遂陷臺城懷恩由蕃伍降唐爵極王侯自懷危疑卒至反叛今藥師契丹之叛人而我讐仇也寵之於內則荆軻之事可為寒心用之於外則侯景懷恩之亂覆轍在前臣伏願陛下以渾邪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如漢汲黯之言則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弗聽公以直忤宰相王黼黼風言官以他事彈公斥歸吏部左遷無為軍廬江縣丞

自供職至是甫十六日而罷有識者寃之公於是挈老穉歸隱新平中日以讀書為事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久之當塗蕪湖闕令外臺聞公名召攝令公辭請益堅勉強就職為政寬靜不鞭一人邑以大治居無何發運使盧宗原建議涸丹陽湖可得田數百萬頃朝廷從之役數郡民凡十餘萬人宗原因近幸進由中得請衆咎其誕無敢顯言者公獨奮然以為非弗肯發民會役宗原大怒劾公非沮詔書大不恭遣部從事霍蠡督縣役

夫蟲至公弗遣介迓亦弗與相見蟲大怒直造令治不得已賓之謝蟲曰老病不能謁君君勿過也蟲咈然曰公為太常博士矣何肯先謁我公拂衣起取印寘廳事呼佐吏謹視印上官如此令不可為也兼程走京師上書闕下言李白丹陽湖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陛下觀此詩則知湖之廣袤為如何詎可以人力涸也今宗原欺陛下役夫弗就死者必衆富人家產破什八九百姓無辜誠為可憐宜亟罷以捄十萬衆書奏徽宗

皇帝大寤御批即日寢役擢公提舉潼川府路常平等
事實宣和七年春二月也公至潼川半載為權右所疾
復以章免先是東川民趨利售鹽井歲久鹵竭課浸虧
破家產償官猶不能足監繫終莫得脫公一切奏蠲其
逋削去故籍民免監繫者數百家至今為利潼川府户
曹年邦彦廣安軍新明縣丞楊曷渠州鄰山縣尉陳陸
皆姦黠弄法積取受百金以上他使者莫能按公悉劾
罷貪吏斂迹公免去今太尉劉公錡任廉訪使者奏言

公治狀顯著一路悦服宜蒙褒寵不當反賜罷黜不報淵聖皇帝即位覃恩轉承議郎至京師與樞密李綱書論時事綱稱於朝曰真天下竒才也辟編修官供職數月有旨李綱所辟官竝罷罷十有三日金人圍京師公覊旅圍城中食屢絶未始介懷深以宗社為憂偽楚立公之友或染偽命公力誠之弗從遂與之絶敵退迎上南京屢表勸進大元帥府命公權太常博士又命充徹幣官上即位儀禮皆公草定公勸汪伯彦薦李綱鄧肅

潘良貴可大用上召綱為相肅為右正言良貴為左司諫綱始至公謁之綱有輕汪伯彥黃潛善語公曰汪黃人望雖輕與主上同起草昧未可間也相公宜委曲圖濟艱難不可與之為矛盾綱弗納不幸公之友鄉受偽命者復以巧媚得權要交惡公於綱伯彥以故公浸不偶會朝廷議駐蹕維揚公謁宰執極言其不可狀皆弗以為然公因說皇叔士㒟勸上駐蹕金陵公為草奏上覽奏大寤顧謂士㒟曰孰為此奏士㒟以實對上宣諭

曰只令汪叔詹草詔進來詔草中有姑留金陵待二三年復還京都之語上塗去二三年字易云來春詔揭衢路交相賀宰執力勸上駐蹕維揚趣省吏収還詔書公度其必敗事遂拂衣歸隱除知太平州又除檢討官皆不就職用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初淵聖即位公該錫服乞回授乃考朝廷雖著令不許特從之至是始自受緋魚之賜主管舒州靈僊觀轉朝散郎繼丁乃考憂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左朝請郎起家知池州公自

拂衣歸隱躅蹬十載年幾六十始領一郡今大丞相陳公康伯提舉江東茶鹽與公同時在池陽公常言陳公風度凝遠必致大用其知人如此終更轉左朝奉大夫除知鄂州數月移知永州除權發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營田公事兼京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常平等事置司武昌除直秘閣再知鄂州轉朝散大夫成資罷除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轉左朝請大夫朝廷免天下行户需應令出免行錢

別州郡為六等出錢各有差湖南所隷八郡長沙月三百萬衡永邵月六十萬金華月四十萬郴陽武岡桂陽月二十萬所均太重居民多逃徙郴陽武岡最甚公乃先蠲三郡什之八始聞於朝乞併與諸郡復蠲三之一如請人賴以安業湖南邊二廣俗好聚藥毒人死者頗衆公移文禁止捕以厚賞未幾大改其俗南蠻數為冦郡縣弗能禁公遣人諭之有降者厚賜使還於是相率而至者前後聯屬公皆還之邊境遂安有縣令李氏子

不肖黨姦人姦人從其所貸錢弗得遂誣李氏子有異志常目其嬰孩為唐太宗詣闕訴之朝廷命為制獄鞫其事所連引甚衆公卒明李氏子出之活數十人攝長沙帥數月拜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路軍馬文字公在武昌總領所凡八年貔貅宿飽軍餘見糧前後更數人獨號稱職賜金紫秦檜當軸私其妻姪王子渭以為總屬子渭恃勢貪猾不遜至盜軍儲淫官婢公劾奏其罪檜大怒除子渭版曹屬以呂

愿中代公愿中小人尤為姦險誣公以罪頼檜死得免家居主管台州崇道觀檜死之明年召赴行在所時有新貴者與公素不平遂中傷焉復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十年四月守本官致仕是月十六日終於家凡四典郡五持使節階至左朝請大夫職至司農少卿壽至八十一公人物軒昂志節慷慨博通經史尤長於詩與人交胷中無毫髪隱故士大夫以此稱之見邪佞疾之如仇面折不能容忍用是亦數見排擯異禀賦善攝生

年八十起居飲食如四五十許人處事益精明筆力不少衰至對客論天下事亹亹不倦皆有條理可紀初赴武昌太守陛辭敷奏明辨舉止詳緩上再三褒異平生仕宦所至稱治固無負所學獨惜其不至大用爾娶鄭氏封恭人有壼則能甘貧苦佐公起家再守武昌之次年即世五男子若水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司准備差遣先公卒若海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江州軍州主管學事若川右文林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若愚

右通直郎知隆興府豐城縣若金將仕郎先公卒一女子嫁右朝請大夫知德安府事張璹孫男十八人取善將仕郎誾善先公卒擇善右廸功郎江陵府公安縣主簿主管學事好善將仕郎餘未仕孫女六人重孫男五人女八人諸孤奉公柩葬于古城山之麓謹述其官爵事業願假辭於立言君子而傳之來世焉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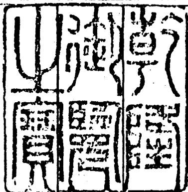
江石室致一傳　　李以申

江石室致一字得之休寧石佛人少與凡致虛游安定胡公之門致虛以優校釋褐授太學錄號松菊先生致一宣和乙卯鄉舉首選繼入太學靖康中伏闕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六姦臣復李綱相位皆如其請名震中外尋中兵科優等授承信郎高宗即位赦書下江東訪求致一有旨特換文資與正錄力辭不拜乃歸營別墅學者號石室先生有集五十卷三子裒衮褎袠從學東萊呂公號南齋著臨淄家傳褎子宋符鄉貢兩魁授

本府儒學正宋符子應求魁漕試授登仕郎號畏齋萬松書隱

記古者名堂之義或以著其地或以表其志或以昭其訓一名而三物具徽之休寧江氏萬松書隱有焉徽古侯國萬松徽望山江氏又萬松鍾秀彥銘江氏良子孫歷千數百年猶能不忘萬松之名昔用以為莊今因以為隱夫豈徒為大夫君子登臨觀覽燕游暇逸之樂而已哉江氏居萬松之下者曰石室君游安定胡先生門居太學當宣和靖康中伏皇帝闕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六姦臣復李綱相位皆如其請名震中外曰主敬者東萊呂成公門人以文章顯於時至畏齋推齋二公尤克世其家學有畏齋文集藏于家曰梅友曰仲文則又有隱德而不輕自耀者也今彥銘之書隱有託於萬松夫豈偶然之故哉一舉首而忽忽乎瞻其封塋一舉足而揚揚乎履其家廟出而見其宗鄰里族俯而親其泉石魚鳥則彥銘以萬松名其書隱者所以著舊邦表追

遠昭後訓所謂一名而三物具者善乎江氏貽謀之道乎近世故家右族南北播遷為人子若孫率泮渙不收而人紀落矣孰有能如江氏者哉彥銘學古通今與予同以學官試吏部故為記之彥銘之學盖出於其鄉先生東山趙公云洪武六年龍集癸丑秋七月望日萍軒居士山陰胡隆成記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七